

【关注 本土文化人】

在2025腾讯金鹅荣誉颁奖典礼上,田里执导的《泉起青壤》获得2025腾讯视频年度优秀剧集、年度会员挚爱剧集,田里本人荣膺年度优秀导演。同时,这部剧集在还抖音剧集榜TOP1的位置上持续霸榜。

田里为人低调内敛,社交场合惜字如金。在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贵州导演群中,他是略显疏离的那一个。在腾讯的年度颁奖之后,田里接受了来自家乡媒体的专访。

问:2026年春节你回家看父母,我有幸参加了你们的聚会。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每年和你父亲拍的那张赤膊合影,据说这是从你出生那年就开始的,是你家特有的“古老”传统。在我看来这个延续了40年的传统如同行为艺术,最初你当然只是个工具人,但成年之后你还能继续配合这样的“家庭创作”,是因为觉得有意思还是纯属“被动营业”?10年前你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过这组照片,但现在你粉丝众多,你还会愿意把它们公开吗?

田里:每年拍摄“光胴胴”照片就从来不是“被动营业”。看着历年的照片逐渐积攒在相册中会觉得很有趣,也勾起一种收集欲。2015年我之所以把照片整理分享出来,就是已经意识到了这组照片的意义,只是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时至今日几乎每年父亲节都会被转载。我也算是“早期网红”了,只不过那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还没有拍《河神》。看过那组照片的人虽然很多,但几乎没人知道里面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觉得这组照片下一次公开更新,应该要到下一代人出生吧。

问:在2025腾讯金鹅荣誉颁奖中,《泉起青壤》获得2025腾讯视频年度优秀剧集、年度会员挚爱剧集,你荣膺年度优秀导演。同时,这部剧集还在抖音剧集榜TOP1的位置上持续霸榜。记得你说你的作品是小众的,但看起来大众认可度也很高。获得这样的关注和荣誉,感觉怎样?

田里:现在“小众题材”俨然成为热度不高的保护伞了,常常被用来嘲讽。首先我并没有刻意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毕竟这是一个商业市场,不是艺术表达,把“小众”当做目的是很危险的。只能说尽可能做到“精众”,不奢求让大部分人都喜欢,只希望感兴趣的人都喜欢。

《泉起青壤》所获得的关注,绝大部分来自于演员迪丽热巴和原著作者尾鱼,跟我个人关系不大。所以所谓的荣誉,完全是爱屋及乌,承蒙厚爱了。

问:当导演拍戏是你从小梦想吗,你是怎样入行的?

田里:我出生于美术世家,父亲和爷爷都是画家。所以当导演自然不是自幼的梦想,顶多算是叛逆的结果。我的绘画水平也就是从小在班里当宣传委员和美术课代表,逢年过节被留下来画板报的程度。距离考专业美院还差得很远,相较我父亲和爷爷的水平,就更是云泥之别。到了开始打算未来走哪条路的年纪时,算是比较有自知之明,拒绝子承父业考美院,但又对艺考抱有浓厚兴趣。于是把目光聚焦在影视院校的导演专业。2004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自然也就走上了影视这条路。

2015年接触到工夫影业,陈国富导演胆子太大,让一个研究生毕业两年,没有代表作的年轻人,担任了天下霸唱原著,网剧《河神》的导演。时至今日拍了五部剧集,得益于从小艺术世家的基因遗传和美学熏陶,网剧方兴未艾时期的乱中求胜,我总能遇到贵人帮扶,一路撞大运,才有了今天的导演田里。

问:我专门上网搜了你拍的剧集,包括《河神》在内,从叙事方法到视觉审美,都是国产电视剧的上乘之作。我身边的年轻人对于你执导的几部片子,包括剧中的演员如数家珍。你认为你的片子更多属于哪一类人?目前拍的这些,是你喜欢的题材吗?

田里:剧集这个门类本就属于年轻人,尤其是纯网剧。在国内还没有丰富到可以细分人群的规模。男、女、十到二十岁、二十到三十五岁,这四个象限基本就足够了。虽然题材看起来种类繁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人在追剧。像我这样的“中登”,如果不是从业人员,也基本排除在剧集观众之外了。

好在我拍摄的都是我喜欢的。这听起来似乎应该理所应当,但在当下其实是很幸运的。

如果一定要归纳一个共性,我只能想到“差异化”。也许我身上会有一些标签,比如神神鬼鬼、悬疑惊悚、类型片、重制作、强情节、学院派等等。但我几乎不给自己设限,任何类型和题材我都接受,只要能找到“差异化”。要么原著或剧本自身就具备,要么我通过努力能够创造出一种差异,只要是在过去的国产剧集,或者同类题材下没有见过的,我就愿意去尝试。

问:看了几集你的片子,对每一帧画面的专业和考究印象深刻,这样的审美趣味和品位是怎么形成的?

田里:我从小喜欢画画,但从来没有正经上过一节绘画课,我不太受得了那种非常正式画法,端坐在一张画布前,打底稿、勾线条,注意透视、考究色彩。我父亲和爷爷都试图教过我,但我没办法坚持。不过毕竟还是有少许先天遗传,加上耳濡目染,我始终对画面有比较敏感的认知,也对作品中呈现



《河神》《泉起青壤》导演田里:

贵州是个很魔幻的地方

林小爽 文/图

的审美和品位有相对明确甚至苛刻的要求。

问:说到美,大家对导演的认知,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身边明星云集、美女如云。你怎么看待演员的美?最关键的是,当习惯了那种万里挑一、光芒万丈的美,感受日常之美的能力会被削弱吗?

田里:我很少用“美”来形容演员,一直觉得“美”这个字有点被过度使用了。小时候守着家里满墙的书,偏偏不爱阅读,我爸爸其不争,但又没辙。只好抽出两本,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读。一本是《百年孤独》,一本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我始终觉得,“美”可以宽泛、广义,泛指一切美好事物和体验。但“美”一定很神圣,如果用它来形容一个人,要谨慎再谨慎。就跟“爱”一样,是个“大词儿”,不敢随便用。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但类似的感受我常常会有。例如现在满大街都是“艺术家”和“大师”,时常让我感到不适。

正因如此,我不太会区分“光芒万丈的美”和“日常之美”,因为一个事物一旦受能用“美”来形容,必然不分高低了。

问: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圈子的关系,你怎么看?在个人生活中,你更愿意把时间分给什么事情?

田里:如你所见,我的生活除了拍戏就是家庭。很宅、很i,无不良嗜好。老婆是大学同学,认识已经二十一年了。一儿一女都上小学。不加上“娱乐圈”这个限定的话,就是很普通的日常家庭。

至于时间分配,其实是很极限的。首先做公司和当导演就是两个非常占用时间的主业,没有上下班和假期的概念,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其次我和老婆的育儿观念属于坚持“亲喂”,不麻烦上一辈帮忙。两名即将进入青春期的高需求祖国花朵,对精力的消耗可想而知。

家里还有两只猫、两只隼角守宫壁虎、一只龟和无数盆热带植物。余下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还得分给看书、看片、看NBA、健身、摄影、骑摩托、玩3A主机游戏以及看短视频。

如果说最愿意分配时间的活动,应该是固定每年一到两次的家庭旅游吧。除了放松心情,“多走多看”无论对于个人创作还是孩子的教育,都是有益无害的。当然,即便只是一家四口在小区附近一起下顿馆子,对我来说也很享受。

问:《泉起青壤》中,你也饰演了一个角色,也算导演和演“双栖”。和当导演躲在幕后“搞事情”的成就感相比,哪种你更享受?

田里:我在我导演的每部片子里都会客串一个角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只能算是一种趣味或者彩蛋吧。几乎不会紧张,但成就感主要还是来自整体作品的呈现,跟我自己是否出境没有关系。

问:你的朋友圈虽然惜字如金,但还是看得出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尤其是有幽默感。你的剧本都是你写吗?自己动手写剧本,是因为节约成本,还是因为自己也有讲述的欲望,以及只有自己亲力亲为才能满足讲述的标准?

田里:每部作品我都会参与编剧,虽然不是独立编剧,但都是深度参与,或者说我的意见在编剧团队中占主导位置。我觉得这属于偏好问题,导演不必深度参与编剧,能够对文本给出准确意见,明确预判文字转化成影像的可行性就足够了。只不过我个人有意愿,也有诉求参与编剧工作。我也确实有自己的标准,多半是带着导演和剪辑思维的剧作标准,因此跟职业编剧往往会有不同的角度,能够互相激发。

剧本创作是一个很熬人的过程,但也是整个影视制作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作为导演逃不掉,也不该逃。既然我享受这个职业,自然也享受编剧的过程。

问:很好奇你在片场时是怎样的状态?和他人的沟通对你来说更多是累赘还是享受?

田里:除了话少,我还是极少数在片场几乎不发脾气的导演之一。如果再加上导演帐篷周围一百米禁烟,拍摄期间不喝酒这两条,从做派上来看,我非常不符合大家惯常印象中的导演形象。这当然不是刻意为之的“要酷”,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罢了。

虽然不爱说话,但我不把沟通当做负担。因为沟通在导演工作中至关重要,几乎时时刻刻都需要传达想法和需求,并且面对不同的个体或部门。精准、简洁、笃定、及时都是基本需求。因此沟通自然不是累赘,是我工作的重要,甚至是首要组成部分。

问:你在作品中建构的世界和现实都有着距离。你认为对导演来说,镜头语言里的这个世界,更多是他内心世界的某种真实,还是让他回避真实的“精神避难所”?

田里:这取决于导演的性格。有的创作者善于输出,会掏空和榨干自己,将自己的经验、见闻、体验,甚至伤痛全部贡献出来,化为创作。这一类作品,多半是“内心世界的某种真实”;反之,有的创作者把自己藏得很好,用迂回的方式,借助别人的故事,或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等间接经验来拼凑自己的作品,只在表达上“夹带私货”。这种作品多半是你说



《泉起青壤》海报。

■人物简介

田里,贵州贵阳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04级本科生,2010级研究生。工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艺术总监。导演作品包括《河神》《河神2》《梦之海》《泉起青壤》等。

的乌托邦式的“精神避难所”。很显然,我属于后者。

问:贵州这些年出了不少优秀导演,比如毕赣、饶晓志,还有纪录片导演周昊、陆庆屹等等。你觉得贵州籍导演是否存在某些地域带来的共性?你觉得贵州或者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田里:我觉得贵州是个很魔幻的地方,非常适合滋生中式科幻、神秘主义、都市魔幻这一类的题材。少数民族文化、山野传说、三线建设、现代化发展和原生态乡镇的脱节等等,都是创作的温床。有烟火气,有诗意,既市井,又清高,很有特色。

我十八岁到北京上大学,一方面觉得外省人没见过世面,他们嘴里赞不绝口的其他地区的美食、美景、民风,我觉得都比不上贵州,恨不得按头安利这块宝藏之地;一方面又生怕贵州被太多人知道,最好谁都别来,让它一直保持本初的样子,成为我们贵州人的“秘密基地”。显然,现在“秘密基地”已经暴露了,我对它也开始陌生了。不过这似乎也是很多创作者都会面临的母题——故乡在消失。

贵州对我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又是巨大的。我也一点不排斥这种来路和出处,反而有意愿强调这个标签。甚至我现在听到年轻人的贵阳话发音不标准都会忍不住纠正。

问:AI技术发展神速,影视行业将深受影响。影视剧有可能成为只需要导演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个体劳动吗?这个行业未来的图景,在你想象里是怎样的?

田里:对于AI,我一直持乐观态度。诚然,它会迅速取代很多人类工作,会让影视行业产生巨变,会带来一些可预见的恐慌。但电影技术革新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从无声到有声,彩色到黑白,胶片到数字,都经历过类似的“恐慌”。总有一批人在掀桌,一批人被革命。但电影始终都在,这种艺术形式不会消亡,只是承载它的方式在更新罢了。

人类对“故事”的需求,是从远古时期在山洞里面打猎场景的壁画开始就刻在基因里的,从事制造和满足这种需求的职业,也会一直存在。

AI确实做到了“技术平权”,拍电影的门槛被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但越是这样,无论才华还是平庸,也越容易被凸显。厉害更厉害,拙劣的更露怯。工具确实革新了,也要看是什么人在使用工具。胶片时代优秀的摄影师,大概率也能用数码相机拍出好作品。AI确实能够轻易突破很多壁垒,但如果壁垒是“时间”,它也没有办法。比如一组要靠三代人坚持三十年才能拍出来的影像,AI就算发展得再快,也没办法真正追上。

但无论如何,前提是人类创作者要跟上AI这趟车,不能为了情怀坚持徒步。至于行业在未来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实在是无法预测。毕竟现在AI技术几乎是两个月一革新,大家只能一边奔跑一边学习。

问:你的下一部戏是什么,能剧透一下吗?最喜欢的人生阶段是哪一段?以及,有没有什么明确并努力兑现的梦想?

田里:下一部剧集正在筹备中,已经官宣了,名字叫《火旺》,改编自长篇小说《道诡异仙》。

我很满意现在的人生阶段,也很怀念在贵阳成长的童年时期。

有一部背景发生在贵阳的电影,剧本已经筹划了很多年,希望能够尽快把它拍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纯架空的,类似《指环王》和《幽灵公主》那样的史诗奇幻故事,从高中时期就盘桓在我脑海中,希望能够借助日新月异AI技术,在有生之年把它呈现出来。

【时讯】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使用的小提琴亮相——
“人民的文艺”展览开幕

近日,“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专题展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小提琴等230件(套)珍贵文物展出。

展览开篇,一把小提琴静静躺在展柜里,琴身斑驳,边缘还有不少磨损的痕迹。它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使用的乐器。1935年,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由此,展览按照序篇、“文艺战鼓”“除旧布新”“日月新天”和新篇5个部分展开。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批长征相关文物展出,包括《中国红军的革命歌曲》手抄本、中央红军文艺战士使用的二胡和木马刀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党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李良说,红军在行军和作战间隙书写革命标语、绘制宣传画,并以歌谣、歌舞、快板等形式开展宣传,极大鼓舞了部队和群众士气。

展览还通过260张历史照片、40段音视频,丰富观众视听体验。观众不仅可以欣赏与展品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还能观看关于第一届文代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录片、《南征北战》等老电影的精彩片段。

李祺瑶



聂耳的小提琴。

“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开展展

新华社电 6月27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览亮相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系统梳理自美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脉络。

专题展以物叙史、以史传情,设置“商帆文脉”“金山足迹”“戮力同心”“和谐生辉”“续写友好”五个篇章。展览精选100件馆藏文物,涵盖淘金工具、铁路道钉、农耕遗存、文献报刊、餐饮器物、抗战徽章、名人用具等诸多品类,通过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人物故事,回溯美国华侨华人栉风沐雨、扎根异乡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示了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与作出的历史贡献。

本次展览旨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助力中美民间友好薪火永续相传。“这是一场精彩、启发人心的展览,它让我们看到中美携手合作可以让两个国家都更强盛,让世界更和平繁荣。”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参观展览后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展览展示了两国民间交往的史实和贡献,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提醒中美两国人民应当持续加深互学互鉴、扩大双向往来。

“艺心向党 民艺黔行”当代贵州民间文艺精品展在筑开幕——

120件精品勾勒多彩民艺画卷

本报讯 6月26日,“艺心向党 民艺黔行”当代贵州民间文艺精品展暨2026贵阳市首届民间文艺精品展在贵阳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开幕。展览从全省175件投稿中遴选出120件精品展出,涵盖剪纸、农民画、陶瓷雕塑、蜡染、刺绣、布艺、银饰、文创等多个门类,系统勾勒贵州18个世居民族共生共融的文化图谱。

本次展览由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贵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集中呈现贵州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

展览现场按门类划分展区,各具看点。刺绣、布艺、蜡染展区以纹样、色彩与手工技艺为线索,蓝白蜡染与五彩绣品错落排布,呈现贵州民间纺织染艺的细腻与丰厚。农民画、陶瓷与雕塑展区中,农民画以田园村寨、民族节庆、丰收场景为题材,色彩浓烈明快。陶瓷与雕塑作品则以古朴厚重见长,或以灵动质朴取胜,展现民间造物中朴素而深沉的审美力量。银饰、文创展区光影流转,银饰以篆刻、银打、编缀等工艺呈现花鸟鱼虫与几何纹样,文创作品则将传统纹样、地域文化转化为可亲近的当代表达。此外,剪纸作品也在展览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刀痕纸韵讲述贵州故事。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民间文艺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贵阳推动民间文艺长效发展的新起点,展览每日面向前200名预约观众免费开放至7月下旬,开放时间为10:00至22:00。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舒锐)